



等你回家

□ 青衫

儿子工作在省城，离家不远不近，工作繁忙，平时都难得休息，即使是休息日，他也常常被临时叫回单位。一到年节，任务更艰巨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没定下来春节是否可以回家。我几乎天天微信问他，儿子的回答都一样：妈，没定下来啊！

不过没关系，我愿意等消息，不是说等待也是一种幸福吗。

记忆中我好像一直在等，等待儿子出生，等待他长大上学，等待他放学、放假，又在等待他工作、休息，而今最盼望的就是他回家过年。俗话说，养儿一百岁，常忧九十九。哪个做母亲的不是等得从青丝变白发。

记得以前做好饭菜等儿子放学，不能做得太早，怕凉了，太晚也不行，儿子进屋就找吃的，像条小饿狼，多等一会儿都难受。偶尔回家晚了，我心急得不行，一次次趴窗边看。

最近老友见面问得最多的话就是“孩子回家过年吗？”我每次都高高兴兴地回答：“回家啊！”都有孩子，我们就相约着去采购年货。鸡鸭鱼肉、海鲜蔬菜、瓜果梨



桃、干果零食……市场里的食物丰富，应有尽有，买什么好？嗯，这个是儿子爱吃的，买；那个肯定对儿子的胃口，买。老友也和我一样，大包小包的都是孩子爱吃的。

儿子爱吃我做的饭菜。前些日子学会了几道新式菜品，在家已经演练过好几次，挺成功的，等儿子回来，做给他吃。有时候儿子看我做饭很麻烦，心疼我，就说随便吃点吧。我开玩笑地说：“老妈现在也就能给你洗个衣服做个饭了，在你

的人生之路上，我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。”

孩子大了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心理上早已经脱离了父母，当他们义无反顾走向社会的时候，留给我们的只能是背影，不必追。偶尔回眸，已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

“回家过年”四个字，说起来轻松，做起来不易。当下竞争激烈，生活不易，只怕有些人想回家也是有心无力。反正我做好思想准备了，也做好了儿子回家过年的准备。年夜饭的菜谱列出

来了，洋洋洒洒三十道，够儿子一星期吃得不重样；儿子的被褥都已经换成崭新的了，等着他回来睡几个好觉；虽然现在都不差衣服穿，但是儿子的新内衣、袜子、鞋垫什么的，还是要有的，我都准备好了。

家里的兰花昨天晚上开花了，淡淡的香气，清新怡人。我说花也知道过年了，也知道儿子要回家了，以盛放的姿态迎接新年，迎接我最牵挂的人，不枉我每日里细心打理。真吉祥！

来自明信片的记忆

□ 卢海娟

明信片，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词，就像热血青春一去不复返。如今的年轻人，谁还会在意一张贺卡、一张明信片？谁还会在意纸上的诺言？

那时候，新年前，漫天都是明信片，邮递员的绿挎包装满了春天，他们马不停蹄地飞跑，到处都是翘望的脸。给心仪的人寄一张明信片，把想说的话写在上面，这是那个时代馈赠给年轻人的机会。只是，明信片上的赠言，大家都能看到，

要把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，还要让他透过文字读懂一份倾心，可不是“我手写我心”么？

纸短情长，让发酵的情意变成文字的花朵，绝对是一种考验。

情意绵绵的明信片寄出去，一日三秋，等待对方的回赠。期待已久的明信片就是救命的稻草，抓到了，才可以放心地深呼吸。咀嚼藏在文字里的深情，他在猜，我在猜，我们在猜想中情浓，又在猜想中走散。没有错过，没有终生的遗憾，怎么可以叫

青春？

渐渐变得聪明，明信片上那小小一片空白，干脆什么都不写，不写，反而最真挚最深情。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拥有一首流行歌曲，歌曲的名字叫《寄给你一张空白明信片》，“寄给你，一张空白明信片，里面没有一个字没一句话。寄给你，一张空白明信片，只要带给你一个消息……”耳畔又响起熟悉的旋律，镜子里，是白发，是皱纹，是垂垂老矣，老迈的心里，却醒着一个青春烂漫的记忆。

“爱上你不是好消息，千万不能告诉你，只好偷偷寄给你，一张空白明信片。”发福的脸，沧桑的声音，一看就是同龄人——只有和我一样年纪的人还记得这首歌，还记得青春岁月里那场欲言又止、欲罢不能的爱情。只有我们的旧箱子里，还珍藏着一打明信片。只有我们的光阴里，还有娇羞的“我手写我心，见字如面”。

温暖的午后，坐在炉火边打盹，每一张明信片都是烧不尽的柴火，照亮我们一生，温暖我们一生。

归途如歌

□ 马亚伟

如果你有在外漂泊的经历，便会体验到“归途”这个字眼有多么亲切温暖。在异乡挣扎的日子里，“归途”两个字就仿佛一个忧伤的秘密，被我们藏在心灵深处最妥帖的位置。待到即将踏上归途的那一刻，那个秘密“砰”一下，仿佛烟花炸开，瞬间让我们满心灿烂。

在外求学那几年，每次放了假我都是奔向归途的。明明知道火车到点才会开，早早奔向火车站不可能迟到，但我就是忍不住跑起来。手里提着大包小包，跑起来东摇西晃，好像一只企鹅，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沉稳优雅。

故乡是巢，归途如歌。双脚踏上归途的那一刻就生

了风，任凭什么都阻拦不住。只要踏上归途，我的脑子里就会冒出“木兰归来”喜庆热闹的场景：“爷娘闻女来，出郭相扶将；阿姊闻妹来，当户理红妆；小弟闻姊来，磨刀霍霍向猪羊。”

我一路脑补着彼时彼刻家里的场景：妹妹兴奋地高声喊着：“妈，姐姐今天要回来了，我得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！”母亲笑咪咪地说：“嗯，今儿咱们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，你姐最爱吃！”父亲在一旁搭腔：“老大要回来了，我给她打的书籍今儿正好完工。你们瞧瞧，我的木工活还不错吧？”这样在脑海里自编自导的“电影”，常常让我不自觉笑出声。归途中的我，真的像木兰一样，带着

凯旋的豪情和幸福。回到家，我一定像木兰一样：“开我东阁门，坐我西阁床。”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好好转一遍。

到火车上，我把行李一放，整个人就松弛了下来。那一刻，心里鼓荡着满满的幸福。因为，下一站，是家！火车上的人来自天南海北，一类是归家的，一类是离家的。归途与离程，人们心中的滋味是不同的，表情也是不一样的。那些话比较多、脸上总是洋溢着兴奋的人，多半是在归途中。

下了火车，还需要步行一段路，到汽车站下车，我常常在这段路上唱起来：“曾经以为我的家，是一张张票根。撕开后，展开旅程……”我把

这首忧郁风的歌唱出了喜悦的味道。如今交通如此便捷，人们大概很难体会那种离家渐行渐近的幸福了。坐在公交车上，已经明显感觉到家乡的气息了。车窗外是熟悉的风景，车厢内是熟悉的乡音，温暖的家就在不远的前方。公交车到站，父亲已经等在那里。我通过他兴奋的表情，想象出刚刚他望眼欲穿的样子。我跳上父亲的自行车，不停地跟他说着归途的事。父女两人在颠簸的乡村土路上一路笑语。

终于到家了，我是扑向家门的。我在院子里高声喊道：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我的声音里，带着向全世界宣告胜利的张扬与豪迈。

糊冬

□ 王效太

裹挟着浓浓寒意的北风从山村掠过，沉寂的山村开始活跃起来，家家户户开始糊冬了。首先是糊窗户，自然也少不了孩子们来凑热闹。那去供销社买四分钱一张白纸的任务非我们这些小孩子莫属，往往还能得到糖块福利。这当然是在父母面前一再央求，一半耍赖的结果。

几代人居住的石头草屋，破旧的木板门，老式的木窗窗户，无不见证着那个物质匮乏时代的沧桑与心酸。日子是苦涩的，心头却是甜的。

木板门是不透光的，但却透风，必须要糊的。用旧书本就行，这样会节省点钱。门后面硬而厚的尘土，是不用扫的，那是天然的消炎止血剂。那时候孩子多，都顽皮，刮破蹭伤是常有的事，门后的一捏尘土敷上便不疼了。

窗户是那种原始花棂式样的，木棂之间有二指宽的间隔。平时也就指望它通风透光了，像一道木栅栏，看上去厚重但并不十分牢固。窗户用自制的地瓜面浆糊好后，父亲总忘不了在上面剪一个小窗，三面剪开，只留上面，然后用一截秫秸棍，抹上浆糊，与剪纸下端连接。这样一个精致的小卷窗就做成了。母亲也把她剪好的一对大红蝴蝶剪纸贴在上面。在整个冬季，每当晨光斜照窗台，白里透红的蝴蝶图案便灵动起来。加上那个自由开合的小卷窗，便形成一幅美丽动人的立体画，给沉闷寒冷的冬季带来一抹亮丽和生机。

到了深冬腊月，准备过年，又要糊墙了。山里人家一般都有一个套间，冬季里生活起居和会客都在里面。大多在屋内用土坯垒砌或用秫秸糊上泥巴，间隔而成。套间的顶部，还要吊一个顶，但可不是现在的PVC之类，而是纸糊的。山里人有个非常形象贴切的叫法——“虚棚”。虚棚的构造看似简单，制作起来却非常麻烦。先要选取粗壮匀实且笔直的上等秫秸，用特制的小刀，刮去每一格的浮皮。在墙上用墨斗打上水平线，沿线砸上土墙皮，嵌入木楔，顺墙四周钉上一圈秫秸，再按一拃见宽的尺寸搭成网格。涂上浆糊，再将报纸卷贴在秫秸上，糊上一层就算完成了。以后每年年末岁尾，连同墙壁再接着糊上一层就算更新了。

岁月更迭，一年又一年，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，直到自身的重量再也不堪重负，便散了架塌落下来，主人也就要重新整修了。虽然如此，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更是山里人与大自然抗争的一种智慧。山里有句歇后语，纸糊的衣裳——中看不中用。然而，纸糊的虚棚，纸糊的墙，纸糊的门窗，却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山里人。糊冬，是那个时代冬天的音符！

在每年一次糊起来的崭新世界里，生上一炉旺火，炉上一锅缸豆南瓜粥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散着清香。窗外冰天雪地，室内暖意融融。一家人围炉夜话，憧憬着美好的明天……